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番禺陳澧撰

鄭學

鄭康成戒子書云。念述先聖之元意。此自言其所學。本諸先聖之語。則學記注有云。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孔疏云。鄭恥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澄謂鄭恐他人嚮壁虛造。故又云在方策也。鄭君論學大旨蓋如此。

孔冲遠云。禮是鄭學。月令明堂位雜記疏。皆有所出。考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釋文序錄漢儒曰。鄭君外。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融。注禮記者。惟盧植。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遂使三禮之書。合爲一家之學。故直斷之曰。禮是鄭學也。

盧子幹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君之徒。後漢書本傳。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爲朝廷定制也。袁彥伯云。

鄭君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後漢紀卷二十九。○後漢紀之語。皆擬會諸古書。非袁彥伯虛造。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

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斯語。鄭君亦非禮不動。故范武子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

詩箋爲然。周禮序云。二鄭同宗之大儒。今讀而辨之。禮。卽表明也。辨。後漢書儒林傳云。鄭君本習小戴禮。後以古

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何平叔論語集解序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隋書經籍志云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以齊古證正凡五十事論語釋文云鄭校周之本尙書注雖已佚焦里堂輯禹貢注而釋之云鄭注一本於班氏地理志間有不合者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注雖殘闕尙可考而知也然則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尙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

鄭君師事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韓詩然其後注左傳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而不注公羊箋毛詩而不箋韓詩鄭君之學不以先入者爲主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徐疏引發墨守而論之云鄭氏雜用三家則非也鄭君宗左傳而兼用公羊穀梁亦如宗毛詩而兼用齊魯韓耳豈得謂之雜用乎徐氏實未知鄭氏家法也蓋鄭氏家法知之者鮮矣

鄭君之讚辨二鄭也其說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疑當作析符復合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拮据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頓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周禮禮書論之曰自非聖人孰無參錯前儒參錯賴後儒有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貴也然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讀古人書辨其參錯而其多善則置之不論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此學者之大病也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

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謂何邵公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觀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

周禮注與先鄭不同者則云國謂尙書大傳注以大傳爲非者則云國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國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不辨是非曲禮毋雷同注云人之言當各由然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鬻爭求勝也其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深可忿疾者此以何邵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又何之年輩不在鄭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

雜記下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韋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注云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孔疏云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禮案鄭破先儒而不引其說以破之此亦尊先儒之法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孔疏云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此尊其師之法也

詩譜序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此鄭君著書之法也蓋後人所賴有古人之書者於力則鮮於思則寡也若穿鑿以爲深詭祕以爲奇鋪張以爲博徒眩學者之耳目則非君子所樂矣三國志高貴鄉公紀國子俊云鄭國合衆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此知鄭君之意者也

鄭志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詩彙疏引。此諸經鄭注之所以簡約也。其顯而易見者。少牢饋食禮經。

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此據黃氏刻嚴州本卷後字數。

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

五百二十三字。此據張氏刻嚴州本卷後字數。注之字數。少於經之字數。後儒注經者能如是乎。朱子答張敬夫孟子說經義書云。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

過數倍。非先賢談經之體。范蔚宗云。園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此通人不知爲誰。所謂繁者。則殊不通也。蔚宗又云。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園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譌。刊改

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然則蔚宗固知鄭之不繁也。

鄭君注經甚慎。如周禮。大宰乃施灋於官府。設其攷。注云。考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

空亡。未聞其考。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

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

又大朝覲會同贊玉幣。注云。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賈疏云。無正文。故言云也。又小宰

祭祀之聯事。注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賈疏云。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觀此。則知鄭注必據經之正文。無正

文。則曰未聞。不敢臆說也。或言云者。蓋前人有此說也。或言與者。以己意揣度也。皆與有正文者不同。故未敢自

以爲必然也。賈疏夫蓋用百二十品。注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開。禮案此未得盡開。亦必明言之。其爲實如此。○獻人掌以時獻爲梁。注云。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賈疏云。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鄭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文。遺案此雖無正文。而可知其必如此。則又有以義取之之法。不拘泥也。

鄭注周禮。竝存故書今書。注儀禮。竝存古文今文。此後來校書之法也。劉向校書。則如國朝四庫書。雖非但儀禮之內也。其旁注云。盡毛包。儀禮。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此士冠禮。此於己意所不周無於但今惟見此一條耳。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此士冠禮。此於己意所不從。亦不沒之。周禮之竝存故書今書。亦是此意。段懋堂周禮漢讀考云。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此二語。真知鄭學者也。

孔巽軒云。釋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謬。戴氏遺書序。遺案生質之訓者。中庸。天命之謂性。注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教木之箋者。角弓詩。毋教猱升木。箋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此二條。說心性最精。巽軒獨能識之。禮記。緇衣。注云。初時學其近者小者。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此又可與巽軒所論。反證而明也。禮運。故入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其味別聲。致色而生的也。注云。此言氣性之說。可無不備之說也。此鄭君言性。兼言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遺書卷六。鄭君兼氣性之說。可無不備之說也。此鄭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澄謂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卽漢儒意趣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華陽國志云。丞相亮時。有言公惜教者。亮答曰。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

語赦也。卷七○三國志。蜀。澄謂鄭君啓告昭烈治亂之道。其語惜乎不傳。然諸經鄭注。言治亂之道亦備矣。

後主傳注亦引此。啓告昭烈之語。必有在其內者矣。

儒通義者數十條。此不贅述。鄭君戒子書。自言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澄案六藝。則曰博稽。傳記。則曰粗覽。祕緯。則曰時觀。

三者輕重判然。其注經有取緯書者。取其可信者耳。生民詩。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春秋命○圉序云。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爲

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若使稷是堯兄弟。堯有賢弟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鄭君取緯說精確者如此。

後儒多譏鄭君信緯。如梁許懋云。鄭○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梁書本傳孔沖遠亦云。鄭○篤信

識緯。舜典疏王伯厚亦云。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因學紀聞卷四皆謬說也。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劉昭注云。鄭○

注月令。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束皙以此追難○焉。臣昭曰。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

其實哉。此是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徵之誚。未探碩意。澄謂如許懋。孔沖遠。王伯厚。皆劉昭所謂未

探碩意者也。

鄭君注經。不信緯說者多矣。後儒疏陋未考耳。如良耜詩。有揀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鄭箋。不據禮緯稽命

徵宗廟社稷角握之說。以易毛傳。月令。反舌無聲。注云。反舌。百舌鳥。不從通卦驗蝦蟇無聲之說。二條皆見孔疏何嘗專

信緯書乎

鄭君。先通三統歷。九章算術。適西入關。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君善算。適召見於樓上。漢獻帝建安元年。鄭君受劉洪乾象圖法。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漢獻帝云云。見鄭君早年善算。至建安元年。年七十矣。猶爲此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据九章粟米之率。注易緯。用乾象斗分之數。蓋其學有本。東京諸儒皆不逮也。又云。然則治經之士。固不可不知數學。禮謂國朝治經者。閻百詩。江慎修。錢辛楣。戴東原。皆知數學。其後知數學者尤多。庶乎不愧鄭氏家法也。

鄭君。注禮。又注律。所以爲教也。律所以爲戒也。注律。卽注禮之意也。晉書。刑法志云。秦漢舊律。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園。諸儒章句。十有餘家。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天子者。魏明帝。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律。蓋前此尊鄭學。至是。則王肅論禮。賈充定律。司馬氏之私人競出。而張其喙矣。

陶謙。與諸豪桀。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朱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楊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燾。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園等。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後漢書。朱雋傳。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又子尊不加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禮案此蓋三公八座。座訪聞鄭君之語。鄭園議曰。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園。

父母從子禮。通典卷六十七鄭君爲處士而諸豪桀討賊則引以爲重三公八座議禮則問以取決千古處士所未有也

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尙書注退思

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見新唐書元行沖傳釋疑祭法鄭注云有虞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

下稍用其姓氏蔣濟難之云夫虯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虯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

也如園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耶。三國志蔣濟傳注然則鄭君之學漢末及魏時有未折服者王粲始雖嗟怪後亦

頗折服若蔣濟所難則謬妄極矣有虞氏豈無四親廟以祭其先耶何憤憤至此

鄭君有自序見孝經唐園宗序并注邢疏然所引寥寥數語又已見後漢書本傳洪筠軒經典集林有鄭園別傳

一卷皆采之諸類書其一條云北海有鄭園講堂見初學記卷二十四其餘亦多本傳所有也

集聖賢羣輔錄載二十四賢狀大司農北海鄭園字康成狀云園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

道與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澄案二十四賢狀惟鄭君狀之語最隆重如荀爽狀則但云

究極篇籍而已。凡此諸狀雖云甄表所作然皆據舊行狀爲之如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狀云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然則非甄表所作可知也

袁翻云鄭園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

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魏書本傳徐爰云鄭園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

出不易其言矣。宋書天文志一案此論機衡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

末之敢異。南齊書劉暉陸澄傳論。遺案南北朝諸儒。推尊鄭學者多。此數條則最推尊者也。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雖稱積學。殆若生知。此亦推尊之極。然非妄語也。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

盡。大無不備。此亦史碑語。非生知而能之乎。後漢書載成子益鳳書云。不爲父母。單弟所容。史承節碑。無不字。山左金石志云。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單弟所容。此儒者之言也。

范書妄加不字。遺案史承節所見范書。蓋無不字也。碑云。禮堂寫定傳與後人。范書定傳二字。作傳定。亦當以碑爲是。

宋林希書。鄭園傳云。聖人之教。尤備於禮。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園猶有所不敢盡。況無園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園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園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尙敢輒訕園哉。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一。一宋人尊鄭君。如林希者不多見。此文有功於鄭學。故呂伯恭。選入文鑑也。

顧亭林述古詩云。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賸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國朝人尊鄭君。自亭林始也。

明嘉靖中。罷鄭君從祀孔廟。國初朱竹垞著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其後復從祀。

東塾讀書記 卷十五 鄭學

十

世宗憲皇帝諭云。鄭康成。醇粹深通。見會典卷三。百五十三。自是以來。儒者尊崇鄭學。朝廷風教爲之也。李文貞榕村語。錄云。東漢人物。

獨立名節。衣冠言動。都少破敗。便道是吾儒盡頭。鄭康成輩。博聞強記。著書立說。繼掖擊尙。以爲是吾儒高流所。以自漢至唐。一貫之義。何曾明白。卷四此猶有卑視鄭君之意。白雅正乾隆以後。譏鄭君者。雖尙有之。然甚少矣。

姚姬傳云。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

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授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儀

堂趙雲崧云。北朝治經者。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

績學爲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雖經劉石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故北朝經學。較南朝

稍盛。廿二史劄記卷十五。禮謂爲漢學者。尊鄭君或有私見。趙姚二君。非漢學之派。而其言如此。是公論矣。

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經。無不撮引。此劉知幾語。見文苑英華卷七。禮案不獨魏晉爲然。南

北朝議禮者。尤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季而後。篡殺相仍。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

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議禮尤重。其源皆出於鄭學。卽江左顧遵王肅。然王肅亦因讀鄭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

則自魏晉至隋。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有鄭君也。

鄭小同。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三國志。高貴鄉公。鄭君有此賢孫。而爲司

馬昭燭死。同上注引。魏氏春秋。哀哉。

經義考。承師類載鄭康成弟子。王基。崔國。國淵。任嘏。趙商。張逸。冷剛。田瓊。吳模。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此竹垞

表揚鄭學之意。竹垞所考有郗慮今削去。慮承望操風其未載者。汜闕履見鄭志常補。又三國志程秉傳云逮

事鄭園與劉熙。考論大義。崔國傳云。結公孫方等。就鄭園受學。孝經唐宗序並注。邢疏云。宋均詩譜序云。我先

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園之傳業弟子。竹垞皆未考及也。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以女弟。逸官至尚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國別傳。

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澄案三國志許慈傳云。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

也。程秉。逮事鄭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鄭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

君也。三國志薛綜傳云。從劉熙學。則綜與慈皆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然不言其何所師受。卻

正論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維天水人。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又孫乾傳云。先主領徐州時。爲

從事注。采鄭國傳云。鄭乾於州。乾被辟命。同所舉也。案乾北海人。又爲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

孫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三國志鄭

君卒於建安五年。叔然不及授學。蓋其年尙幼。後二十年。而魏篡漢。叔然猶中年耳。而遂不仕魏。其高風峻節可

想也。通典卷九十九。載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曰。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綰巾。既葬除之。孫叔然議禮。澄惟見此條。或尙有之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終

